

世纪文库
SHIJIWENKU

魂断南洋

石永言 著

台海出版社

魂断南洋

石永言 著

台海出版社

(京)新登字 109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世纪文库——丛书/包贵韬主编. —北京:

台海出版社, 1999.12

ISBN — 80141 — 034 — 3

I. 世… II. 包 III. 文学丛书 IV. 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9) 第 05439 号

台海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景山东街 20 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7.0 字数: 180 千字

版本: 1999 年 12 月第 1 版 1999 年 12 月第一次印刷

凤城市黎明印刷厂印刷

ISBN 7 — 80141 — 034 — 3 / I · 20

全套定价: 300 元 本册定价: 15.00 元



作者简介

石永言，原名田兴咏，贵州遵义人。1938年出生。1956年开始在西南地区报刊发表诗作。有三百余首新诗在全国报刊发表。继写散文，有百余篇散文随笔见诸报刊。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研究员。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专家。主要作品有长篇纪实小说《遵义会议纪实》（获首届贵州省文学奖并入选二十世纪贵州最佳文学作品）；《草地惊变》；长征三部曲《命运》、《危亡》、《曙光》；《历史文化名城遵义》、《生死攸关的历史转折》、《沧桑留痕》以及电视连续剧《遵义会议》（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全国电视剧《飞天奖》、贵州“五个一工程”奖等。）

兴咏同志：

- 信迟复了很抱歉我的位置是“海复兴中路608弄1号”，我一直在那边生活。大约一年前，深圳的钟嘉陵转来了你的封信是你写给嘉陵的。内容是打听写一篇有关郁达夫的文章。我知道了这一件事，随后，在今年五月我从文史馆开会回家不幸中途摔倒，跌在右腿骨折，马上送进医院，一住就是半年，十月间出院回家，但伤重尚未痊愈过需要休息，校里只能让我女儿来杭州养伤，这个滋味是不好受的。一周前又从文史馆转来了你的信知道就是去年这一件事，我字索了一下，马上把你的信转交一位我的朋友丁言昭，一方面让她复林如令，另一方面让她再把详细情形告诉你，让你明白。丁言昭是上海市木偶剧团编剧的。

爸让景康在离休前是上海文艺出版社的社长，现早已离休回家她们一家人我都相聚，我让林就把你的这一件事拜托了丁家，把你的信也寄给了她，让她在复给你。她爸说：请你再写好的，她爸在管家里稿子，一部份给他看，你收到丁的信后，如果写少，你写或不写不再写这一页，你在一三五八八、二六二二（楼）杭州的住家如信封）

这样一切就明白了吧。中

祝你年年平安

孙中震 95.12.22

目 录

第一章	万里投荒	1
第二章	劳燕分飞	18
第三章	星洲日月	53
第四章	酒入愁肠	73
第五章	误蹈虎穴	91
第六章	虎口残生	107
第七章	蓦然失踪	131
第八章	自戕脱难	151
第九章	乱离再婚	174
第十章	殉国异域	193
后记		214

第一章 万里投荒

1938年的12月18日晚，郁达夫在福建省主席陈仪为他举行的饯别宴会上，喝得有八、九分醉意，由他的夫人王映霞及其公子郁飞搀扶着跨上小轮，驶往闽江口的川石岛，再从那里改乘英商“和丰”轮船公司的丰庆轮，首途前往香港。

郁达夫悲怆而幽愤地离开了他曾满腔热情为之倾注的祖国，踏上了投荒异域远赴南洋宣传抗战的南行之路。

因为国币外汇价跌，而买船票又非英镑不可，郁达夫身上所带的国币兑换英镑，不敢买头等舱，三人只好蜷身在二等舱内。十来岁的郁飞，第一次乘船远行，感到有些新奇，在轮船的舷板上跑来跑去，观赏海上的风景。

三十一岁的王映霞，身子斜倚舱铺上，一双美丽的眼睛凝视着舱内灰褐色的顶壁铁皮，似有满腹心事，欲言又止。一会，她起身步出船舱，来到甲板上对儿子说：“郁飞，外面风大，到舱里来，不要受凉。”

郁飞顺从地拉着王映霞的手回到舱内，看见郁达夫躺在铁皮铺上正在看一本外文书，问道：“爸爸，我们到哪儿去？”

郁达夫可能是被书中的情节吸引住了，加之舱底马达的轰鸣

声，没有听见儿子的话。郁飞有点不高兴地大声说：“爸爸，问你话，你听见没有？”

郁达夫将一对比常人似乎细小一点的眼睛从书本上移过来，对着儿子的脸蛋，温和地说“你说啥？”

郁飞把刚才的话重复了一下。

“去南洋，去国外。”

“干吗？”

“宣传抗日救国。”

“在国内宣传不行吗，干吗到外国去，去那么远的地方。”

郁达夫皱皱眉，有点伤感地说：“国内不容我生存呀。”

郁达夫这么一句随便回答儿子的话，倒触动了自己近年愁苦的境界来。

郁达夫清楚地记得他是年初的三月离开福州的。本来是应郭沫若之邀，赴武汉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对敌宣传处长。电报打到福州。催他立刻赶到武汉，但因郁达夫一时不能赶到，而对敌宣传处的任务又很紧迫，遂改任他人。厅长郭沫若只得改聘他担任第三厅的设计委员。这个职务，虽是闲差，但郁达夫激于他的爱国热情，走马上任后，随即参加各种宣传活动。1938年4月，正值血战台儿庄之战告捷，他就和其他文化界人士一起，代表政治部经郑州去徐州，到国驿、台儿庄等地劳军，并不顾个人安危，一个书生冒着前方硝烟炮火，巡视山东、江苏、河南一带战地防备，5月初回到武汉。后来，他又去第三战区所辖的浙江与皖南前线视察，所见所闻，令他感动，催他写出一篇篇激动人心的战地报告以及鼓动抗日的评论文章。由于他对旧诗词有极高的造诣，又是一个才情丰富的诗人，劳军之余，还留下一首首荡气回肠的诗章。可是，在武汉期间，令人十分遗憾的是，郁达夫与他的妻子王映霞之间的感情，产生了巨大的裂痕。郁达夫始终认为，国难当头，国民党黑暗势力的魔爪，伸进了他的“风雨

茅庐”，破坏了他和睦而又温馨的家庭。

而他我行我素的一些言行，又为他的挚友们所不理解，甚至产生误解；几个丑恶的文人，又躲在阴暗的角落里，对他的一些作品加以指斥，有时是放明枪，有时则是施以暗箭。国民党政府的某些高级官员，又以种种借口，在光天化日之下对他加以恶毒的攻击……凡此种种，不一而足。于是，当新加坡《星洲日报》社长胡昌跃邀请他赴海外宣传抗日救亡时，郁达夫便毅然决定去国外。

船上的生活，本来就有些枯燥无味，如果是在江上航行，还可看看两岸高低不平、错错落落的青山，或看看岸边村落小镇的庄户人家，调节一下单调的视线。但在海上，一望无际的是海天茫茫，只是偶尔可以看见几只海鸥冲腾飞驰。王映霞感到实在乏味，但又不想和丈夫说点什么，是不是家庭纠纷的余波还在她心不平静的心海里泛起苦涩的微澜呢？

船舱底层机器的轰鸣声，吵得她心烦意乱，本来她身边带有一册言情小说，那是临上船时在书市随便买来的，于是借以打发旅途中枯燥的日子。上船后，她翻了翻，觉得写得平平，又缺乏文采，一看这本书便知是套用张资平三角恋爱的手法，但差张资平多了，只好弃之枕边。她带着儿子郁飞走出舱门，站在甲板上向远处眺望，阵阵大风扑来，偶尔，见一艘巨大的邮轮迎面驶来，转瞬之间，艤舻巨轮犁开的大波大浪冲击着他们的轮船，轮船则作迅速的颠簸摆荡，扬起的水花溅到他们身上，郁飞对王映霞说：

“母亲，头晕！”

王映霞颇为关心地说：

“快回舱内躺着。”

王映霞将郁飞平平地放在铺上，叫他闭眼休息。她也跟着躺了下来。无聊之中她又随之想起是如何随着郁达夫踏上出国之路的，特别是那场家庭纠纷更恼人情怀……

……在郁达夫去台儿庄劳军回来的那些日子里，王映霞常见他皱着眉头，有时还将头略略一摇，根据王映霞的经验，郁达夫的这些表现告诉她，这是将发脾气的先兆。郁达夫发起脾气来，往往是不告而走，有意让王映霞担忧受惊。但郁达夫走后不几天就会自个儿回来。这也是他出走的规律。但在日寇的飞机常常光顾掷弹的时候，王映霞虑及一家老小的安全，此时却不让郁达夫不告而走了，面对郁达夫又要出走的当儿，她说：

“你又打算走么？要走，可以的，但你必须把三个儿子也带了去。否则，就让我走！”

王映霞原本是一句打探的气话，郁达夫听起来，可叫了真，嘴里吐出很坚定的两个字：

“你走！”

王映霞原本是一个自尊心极强的知识女性，听了郁达夫这没有丝毫挽留口气的几乎是训斥的话语，内心正在燃烧的一腔怒火又仿佛浇上一瓢油脂，越发高烧起来。那颗自尊自爱的芳心，竟遭到郁达夫如此严重的触犯。于是便毫不考虑地站起来，马上去她母亲房内取了两件衣服，拾了一件提包，急急从堂屋走到天井，义无反顾地跨出大门，看来，假戏在真做了。

郁达夫从前线劳军回来，为什么对王映霞会不满意不高兴呢？个中原因，是他从朋友那里听到有第三者插足他们家庭的流言蜚语。

他想不到他始终挚爱着的，当年使他爱得发疯发狂不顾一切追求的女人，竟对他不忠……而这个第三者，又竟是国民党的一个高级官僚，曾经呈请蒋介石通缉过鲁迅等还包括郁达夫在内一大批进步文化人的一个恶棍。滑稽的是，这个家伙曾经是他的朋友，他家中的座上客。于是问题就更加复杂化了。

王映霞赌气出走，究竟要到什么地方去呢？

她先盲目地，神不守舍地叫了一辆人力车，拉她到火车站，

正要起步，她又对车夫说：

“不，不去车站，你把我拉到小朝街 41 号。”

小朝街 41 号是武昌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陈诚的秘书曹秉哲的住所。曹秉哲在杭州当律师时，是郁达夫夫妇的好友。王映霞想到去这个地方，比较妥当，不会产生什么麻烦。因为这个时候，她不宜到只有一个女子的家庭，更不能去到一个单身男子家。王映霞的决定是对的，看来还没被郁达夫气得失去理智。

曹秉哲夫妇接待了王映霞，一看便知是由于家中发生了口角，于是曹妻劝王映霞说：

“休息休息，慢慢来。住几天，叫郁达夫接你回去。”

曹秉哲跟着微笑着说：

“郁达夫又犯神经质了，这个诗人真有意思。”

王映霞一听叫郁达夫接她回去，秀眉一皱摇摇头说：

“曹先生，我想在你家暂住几天，不忙回去，万万不可去通知郁达夫来接。你们若要通知，我马上就走。”

曹秉哲的妻子苦笑了一下，推推王映霞的膀子：

“不叫通知，就不叫通知好了，你不要再走。”

这一夜，曹秉哲夫妇把他们的卧室让给王映霞住，意思是让她舒舒服服地住下来。但这一夜，王映霞睡得并不舒坦，思前想后，心情恶劣，加之武昌八月炎热、烦闷的气候，更在她不愉快的心境里平添了一层难耐的烦躁与懊恼……

曹秉哲夫妇总认为，一生中夫妻吵架是常事，三两天后，气就会平息下来。第三天里，曹秉哲暗暗将王映霞的行踪告诉了郁达夫，希冀郁达夫来接王映霞回去，言归于好。

但事情的发展并非曹秉哲夫妇想象的那样简单。

郁达夫知道了王映霞的下落，反倒不焦不急起来，索性不去接她。诗人气质的郁达夫，对这件事的处理，竟执著与偏激起来。心想，这下可要借机好好出口气了。

郁达夫首先通知第三厅里的许多同事，到他家里来看国民党那个党棍——浙江省教育厅长与王映霞的相互通信，用郁达夫的话来说，这是他（她）们私通的“情书”——王映霞背叛他的罪证。然后，他又分别给蒋介石和陈立夫写了长信去告状，要他们好好管管他所恨之入骨的那个人。最后，一个人跑到“大公报”馆去登了一则“启事”：

王映霞女士鉴：

乱世男女离合，本属寻常。汝与某君之关系及携去之细软衣饰现银款项契据等，都不成问题。唯汝母及小孩等想念甚殷，乞告以住址。

郁达夫 启

郭沫若在“大公报”上看到郁达夫登的启事，心想他的这个老同学不知怎的，一举动起来便不免不顾前后，这不把王映霞弄得十分难堪吗？怎么能这样呢？于是约着田汉找到郁达夫，竭尽调解斡旋，不让事态扩大，最好能圆满解决，以挽回不良的影响，给王映霞一点面子。

郁达夫听了友人的劝告，于是数日后又在“大公报”上登了一则“道歉启事”：

达夫前以精神失常，语言不合，致逼走妻映霞女士，并登报招寻。启事曾误指女士与某君的关系及携去细软等事，事后寻思，后经朋友解说，始知全出于误会。兹特登报声明，并致歉意。

此致

映霞女士

郁达夫 启

这场家庭风波之后，郁达夫与王映霞感情上的裂痕，表面上是消弭了，为了不致以后再出现点什么，有些好心肠的朋友，劝说他们两人写一张协议书，以作言归于好的证据。

他俩的协议书是这么写的：

达夫、映霞因过去各有误会，因而时时发生冲突，致家庭生活如地狱，旁人得乘虚生事，几至离开。现经友人之调解与指示，两人各自之反省与觉悟，拟将从前夫妇间之障碍与原因，一律扫尽，今后绝对不提。两人各守本分，多尽夫与妻之至善，以期恢复永结合之圆满生活。夫妻间即有临时误解，亦当以互让与规劝之态度，开诚布公，勉求谅解。凡在今日以前之任何错误事情及证据物件，触引起夫妻间感情之劣绪者概置勿问。诚恐口说无凭，因共同立此协议书两纸，为日后之证。

民国廿七年九月

立协议书人 夫 郁达夫

妻 王映霞

见证友人 周企虞

胡健中

周企虞是杭州市市长，胡健中是浙江省“东南日报”社长。

.....

王映霞还掉在深深的回忆里，却被郁飞的叫声所打断：

“妈妈，我的肚子饿了。”

王映霞不让郁飞察觉，悄悄试去停泊在眼角的一颗泪珠，亲昵地对儿子说：

“我去食品部替你买一点东西来。”

一会儿，王映霞抱着几个面包，还有几包牛肉干、花生米之类的食品回到舱内，对郁达夫和郁飞说：

“达夫、郁飞，我替你们买了点吃的东西来，吃，该晚餐了。”

郁飞接过妈妈手里的面包，大口大口地嚼起来，看来，他的小肚子实在是有些饿了。

郁达夫咕咙咕咙喝了几口水，停下来对王映霞说：

“映霞，故乡沦为敌我作战之区，风雨茅庐藏书尽被焚毁，可

惜！可惜！长沙一场大火，亏你带着三个孩子及时逃出。”

王映霞的秋波带着一丝怨气说：

“你一个人倒好，东跑西跑，家全然不顾，丢下三个孩子给我。”

郁达夫眨眨眼，语重心长地说：

“我现在跑来跑去并不觉得是战时的行役。我只觉得是在作对一个犯罪者予以正当惩处时的助手。这烧杀奸淫的大罪人，这搅乱世界和平的大罪人，不予以正当的惩罚之前，我总觉得是不能平心静气地在一处安住下来的。”

王映霞对郁达夫近年来抗日情绪的高涨深有体会，也令她钦佩。但她不能原谅的是，在战火纷飞的动乱年月，王映霞携着老母与几个幼子东奔西跑，流离转徙，在时局紧张性命攸关的时刻，她怨恨自己的丈夫不应当一个人在外，而把妻儿老小留在敌人炮火下……

王映霞对郁达夫还有一点不满的是：她接到郁达夫要她带着大儿子郁飞赶到福州的电话，她来了，但郁达夫不亲自来接，却叫人来接她母子俩。后来和郁达夫见了面，郁达夫便说自己答应了新加坡《星洲日报》之聘，马上就要到那里去报到，并为她们母子二人办好了护照，一块去新加坡。

王映霞一听，先是吃惊，无言以答，她感到在这个以男子为中心的社会，只得顺从遵命了。现在郁达夫既然提起南渡之事，也触动了本来她就有几分感伤的情怀。她也不知道此行究竟何时返回家园？漂泊的日子何时才能终结……

郁达夫看王映霞不说话，知道她在想心事，竟自言自语起来：

“困难如此，我觉得空弄笔墨，也有些迂疏之嫌，我虽手无缚鸡之力，但雄心未死。若有机会，也还想赶上前线去实地工作，因此更感到从前弄文的空虚了。”

郁达夫想起数月前冒着烽火炮弹去徐州劳军，视察边防的情景。这场中华儿女抵御外侮的战争，真是惊天地而泣鬼神。于是

所到之处，无不令他感动，他虽不能拿起枪杆，直接与倭寇作战，但他的整个身心，是全投入到这场正义之战中去的。一想起那些劳军的日子，就难使他忘怀，情不自禁的哼出一首诗来：

千里劳军此一行，
计程戒驿慎宵征。
春风渐绿中原土，
大纛初明细柳营。
磴里碉壕连作寨，
江东子弟妙知兵。
驱车直指彭城道，
伫看雄师复两京。

郁达夫抑扬顿挫地哼完这首七律，问王映霞：

“怎么样？可有点味道？”

王映霞一向喜欢郁达夫写的诗词，知道他只要一动了感情，就会有佳作出手，而且才思敏捷。由于郁达夫喜欢黄仲则的诗，故其诗有黄仲则缠绵悱恻，情真意切的诗风。郁达夫这首赴前线劳军的诗章，更是充满激情，荡气回肠，王映霞听了点点头，眼里闪着明亮的笑意对郁达夫说：

“离开福州次日准备乘船出国的晚上，我怎么也睡不着，感慨万端，也写了几首小诗。”

郁达夫注视着王映霞娇美的面庞，轻声问道：

“睡不着想些啥？”

“想起两件伤心事。”

“哪两件？”

“第一件是你的母亲，一生辛劳。竟在我们离开家乡富阳不久，在日寇入侵故土时，孤身一人，无人照料，活活饿死在自己的住所里。说起来，我们都是些不孝后辈啊。”

郁达夫听到王映霞提起自己去世的老母，黯然神伤。

“那第二件呢？”

“第二件是我的住在富阳的同窗金女士，她婚后三日，丈夫即病故，遗有一女，孤儿寡母，生活也真艰难啊。想来想去那晚竟提笔写下四首小诗。”

郁达夫颇有兴趣地说：

“念来听听。”

王映霞一往情深地吟咏起来：

犹记年前住富阳，澄江如练照丰神。别来几度沧桑改，浙江狂涛忆故人。容易年华似水流，钱塘别处两经秋。春风沉醉花开夜，深锁琅玕燕子楼。盛筵难再事多磨，后果前因问梦婆。莫记春闺三宿恨，且留遗爱抚笼鹅。烽火长沙夜入吴，残年风归过闽都。一帆又渡南溟岛，海国春来似画图。

王映霞不仅是杭州出名的美人，也是一个才女，可以说才貌双全。上中学时就喜欢语文课，喜欢做作文。自与郁达夫结缡以来。在郁达夫影响与熏陶下，在她本身所具有的文学秉赋的基础上，更上一层楼。所以一旦遇着触动情怀的人和事，也喜欢舞文弄墨一番，雪泥鸿爪，留待日后品味。

渐渐的，夜色笼罩了浩淼的海面，一片浑茫。随之又刮起一阵巨风，轮船在波翻浪涌中驰骋，摇来晃去。小郁飞受不了船儿的震荡，竟哇哇哇地呕吐起来，王映霞抱起儿子，睡在自己怀里，温存地说：

“飞儿，在母亲怀里好好睡吧，过了夜，船明天拢了口岸就好了。”

丰庆轮在台湾海峡航行一夜之后，翌日晨，抵达厦门。在离厦门市半里许的海面上停泊一天。由于祖国这个南方美丽的海岸城市已被日军占领。本来喜好登临游览的郁达夫，也不愿利用一日的闲暇去城中流连一番，因为那亡国奴的滋味，令他心酸。

清晨，郁达夫站在舷板上，伤感地手扶铁栏向厦门市廛远眺，

一轮红日虽然朗朗地挂在天上，好像充满生气，但整个城市却死一般寂静。思明路、海岸边，以及各个重要码头上，看不见一个中华民族的国民在那里行走。就连那些汉奸狗鼠，也不见踪影。郁达夫心想，出卖民族利益的这些家伙，大约是不敢在青天白日下露脸吧。

凭栏远眺的郁达夫，虽然没有看见这被倭寇铁蹄蹂躏的滨海城市中的一丝硝烟，一抹血痕，扑入眼帘的倒是死一般的安静。一个原本活生生的城市，生气盎然的城市，为什么弄得如此静谧与“清闲”？反常的清静啊！反常的沉默啊！“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鲁迅先生文章里的两句话，霍地碰撞着他的胸怀。触景生情，郁达夫感慨万端，遇到伤心事爱流泪的他，不觉又暗暗滴下几颗伤心的清泪来。他想，先知亚利米西的哀歌，所凭吊的虽是古代的郇市，但这鹭岛的女王，现在也不是同那郇市一样地蒙上一层污垢么？

轮船从厦门启航，行驶两晚，抵达香港。

王映霞携着郁飞，跟随郁达夫昏昏沉沉地上岸，住进思豪酒店。香港文学界的朋友听说郁达夫夫妇的到来，不免招待一番。为了赶乘即将开航的意大利劳埃德公司的“康得罗苏”号邮轮，郁达夫借假道香港滞留的数日，也匆匆拜会了各位友好。而香港《星岛日报》社长胡好为尽地主之谊，也邀郁达夫夫妇参观了一番南洋巨富胡文虎兄弟豪华的“虎豹别墅”。

1938年的12月22日，郁达夫一行三人从九龙乘意大利邮轮驶入南海，开始了远离故国的新加坡之行。王映霞在船上思念着现在还守在浦城县的老母及两个幼儿。心想这次与亲人分开，什么时候才能相见呀！而后来的生活又将如何呢？真是一切都渺渺茫茫啊。……

尽管国内的政治气氛使郁达夫万般愤慨，几乎压得他喘不过气来，他之所以毅然决定南渡异域，在一定的意义上可以认为是